

Xiamen University Law Review

厦门大学

• CSSCI集刊 •

法律评论

2013年卷 总第二十二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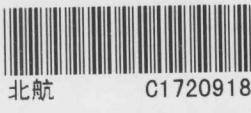
014032722

D90-53
24
V22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2013年卷 总第二十二辑

主编 周赟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D90 -53
24
V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第 22 辑/周赟主编.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615-4716-8

I. ①厦… II. ①周… III. ①法学-研究-文集 IV. ①D9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0441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 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xmupress.com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5 插页: 2

字数: 438 千字 印数: 1~1 200 册

定价: 5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编辑者言

编辑者将怀着对作者和作品的温情与敬意,持守对法治及其理论的虔诚与审慎,以《厦门大学法律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参与转型中国的学术建设、社会进步。

一、编辑者为此所提供的形异而神一的理论平台包括:学术专论;学术评论(包括学术批评、立法评论、案例评析等);学术译作;学术随笔;法律教育评论;司法官来稿(视稿源情况可以分别是“检察官来稿”、“执法官来稿”、“代理人来稿”等)。

在必要且可能时,编辑者也将就某一特定主题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展示作者之智识于读者。

二、稿件篇幅不限。编辑者希望作者可以借此从容铺陈,而读者则从条分缕析中得享阅读之乐。所刊稿件若确因版面所限,编辑者将商请作者删减。

三、编辑者在收到稿件后两个月内就刊用与否回复作者。

四、《评论》已被列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之文摘源出版物,所有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均可能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或摘编。

《评论》已入选 CSSCI 集刊目录;并已加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万方数据”(WANFANG DATA)库以及 DOI 系统。所有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均被同步编入如上数据库。编辑者就此敬请作者于惠赐大作时慎重考虑。

五、稿件一经采用,即由出版者支付稿酬(其中包括 CJFD 的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并提供样书两册。

六、稿件请用 word 文档形式发送电子邮件至:lawrev@xmu.edu.cn。

七、编辑部电话:0592-2187782。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出生年份、性别、籍贯、所在机构、学位、职称、通信方式,并请附上中英文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作者的以上信息,仅当文章录用并刊发时一并载明,以便读者与作者通联。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编辑部

DOI 简介

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即文献数字对象识别号,为美国出版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AP)于1994年建立;1997年成为数字资源命名的一项标准。DOI能让学术文章永久寻址,实现文献永续存在。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从2013年起,通过台湾元照出版公司提供的平台,正式加入DOI系统,所有本刊刊发的文章将正式获得全球唯一且永续的“身份证号”。

DOI之特色可以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 唯一且永续存在的标识符:DOI的意义在于,替数字文献加上固定的寻址,避免文献搜寻结果为“该资源已经被移除或无效”,解决大量网络信息链接失效的问题,增加引文正确性。
- 文献跨入国际DOI学术圈:透过国际的DOI系统进行解析,跨越单一平台或数据库的局限走入国际,提升论文的能见度与学术影响力。
- 提高作品引用率:对学术期刊及其文章而言,DOI可永久成功链结的特性,让服务质量提升;对搜寻服务来说,在学术文献中加入DOI,会提高检索结果的正确性,导引读者取得全文,提高被引用的机会。
- DOI的呈现:在文献标题处以脚注形式加上,具体如doi:10.3966/102559312013020213001。

目 录

(329) 前言	“哈耶克反对哈耶克”——于其“理论对冲”与《法律与文学》系未五取舍——
(315) 序 余	“法思向司法”与“私人领域与公私商”读——
(288) 纳税者	“批判的基底已忘却的过去与未来——
(301) 司法者	“批判的基底已忘却的过去与未来——
(311) 不同	“批判的基底已忘却的过去与未来——

学术译作

进两步，退一步：20世纪的法心理学

- 运动 [加拿大]詹姆斯·R. P. 奥格洛夫著 邓云成、汪若男译(1)
 实践原则、道德真理
 与最终目的 [美]杰曼·格里塞兹等著 陆幸福译(44)

学术专论

- 黔东南榕江、从江月亮山区苗族风俗改革“埋岩议榔”实录 徐晓光(100)
 台湾企业营业秘密保护策略之研究 曾建元、周沛吟(122)
 论“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分类方法及其基本类型 马跃如、夏 冰(159)
 诉调对接的逻辑起点：意见裁判主义引论 陆而启(175)
 福建妇女地位变迁与婚姻家庭权利
 调查研究(1978—2010年) 蒋 月、潘 峰等(195)
 潜规则、民间规范与社会矛盾化解 贾焕银(233)
 以Netlogo 社会模拟实验为基础对
 道德缺失的法律解决方案 李亚凝(261)

学术评论

- “哈耶克反对哈耶克”：规则进化命题的内在矛盾辨识 李 可(289)
 论美国少年司法惩罚·福利二元模式 侯东亮(330)

- 全球化话语中的国家意识形态问题:基于一种问题化的进路
——读邓正来著《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 姚选民(352)
- “维稳”语境下基层民警的执法困境
——一起“高速公路撞人事件”背后的思考 余 涛(373)
- 无过去的怀念与无基础的想象
——就《我国宪法人权条款之实施》一文与夏泽祥博士商榷 ... 张薇薇(389)
- 构成要件的功能演进:从“指导形象”到“犯罪类型”
——兼论德日犯罪论体系的发展趋势 陈银珠(426)
- 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案件类型及其启示 田 芳(445)

法学研究

- (1) 李翠华、李云平、苏夫都赫奥·吐列·阿扎木【大字体】 高亚东
- (2) 赵晓东、姜景文、李志林·姜杰【美】 仰月琴��

金声法学

- (001) 张海东 泰安“顺风顺雨”孝老敬风潮背后山珍乱飞从,王静南宋裸
(021) 令本周,王惠曾 宝哥立春董伟周密商业营业金膏合
(021) 张 美,林晓晶 颜类本基其死活式类节拍“泰戈尔改革冠非”曾
(021) 陈丽娟 盛博文生民鼎见意,康健脾墨语魅惊惊和
(001) 孙黎、孙小红、蒋 (学) 0103-8761) 读报查报
(021) 赵冬青 郑州高长会将巨落贵同史,康辰都
(103) 张玉华 家式火种带去的尖对通重

金声法学

- (021) 陈 琦 四川省永川内由酶命出些颤颤,“支那的快闪京师的”
(021) 张永玲 支持式二牌游,首歌者后学史园美

Contents

Academic Translation

-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ward: The Law and Psychology Movem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Law James R. P. Ogloff (1)
Practical Principles, Moral Truth, and Ultimate Ends Germain Grisez, Joseph Boyle, and John Finnis (44)

Academic Monographs

- Memoir of Customs Reform of Southeast Guizhou's Miao People Xu Xiaoguang (100)
On the Strategies for the Corporate Trade Secrets Protection in Taiwan Zeng Jianyuan, Zhou Peiyin (122)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nd the Standards of Classification Ma Yueru, Xia Bing (159)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Litigation-Mediation's Connection: Preliminary Argument on Opinion-judging Doctrine Lu Er'qi (175)
A Survey and Research in View of the Change of Women's Status in Fujian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78—2010) Jiang Yue, Pan Feng, Yang Pengrun, Meng Lin (195)

Contents

The Hidden Rules, Civil Norms and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Jia Huanyin (233)
Legal Solutions on the Basis of Netlogo for Moral Failure	Li Yaning (261)
Academic Review	
"Hayek against Hayek": Identify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 in the Norms Evolve Proposition	Li Ke (289)
On the American Juvenile Justice Punishment and Welfare Model	Hou Dongliang (330)
On the Ideological Issue of China under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an Approach of Questionization—A Review of Deng Zhenglai's <i>Whose Globalization and Which Kind of Legal Philosophy?</i>	Yao Xuanmin (352)
An Enforcement Dilemma of the Grassroots Police in the Context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A Thought behind an Event of Traffic Accident on the Express Way	Yu Tao (373)
Miss without Past and Imagination without Foundation	Zhang Weiwei (389)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 of Components of Crime: from "Guiding Image" to "Types of Crime"—Additionally discussing the trends of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 of crime of Germany and Japan	Chen Yinzhu (426)
The type of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Justice in Taiw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Tian Fang (445)

进两步,退一步:20 世纪的 法心理学运动^{*}

[加拿大]詹姆斯·R.P. 奥格洛夫**著 邓云成***、汪若男****译

译者按 法心理学领域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近一百年。本文简要介绍了 20 世纪的法心理学,并指出事实上已存有两次法心理学运动,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前三十几年,另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尽管存有这些运动,但是为什么法心理学运动对法学影响甚微呢(心理学亦如此)?如果不考虑——以及回答——此问题,可能就会导致运动的消亡。然而鉴于法律对个人以及社会的(影响)力,把心理学应用到法律仍是评价法律

* 文章 DOI:10.3966/615471682013110022001。

** 詹姆斯·R.P. 奥格洛夫 (James R.P. Ogloff), 现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教授, 法医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 邓云成, 男, 1986 年生,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助理。研究方向: 法律社会心理学、海洋法。电子邮箱: dengyuncheng2006@gmail.com。

**** 汪若男, 女, 1988 年生,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硕士。研究方向: 法心理学、海商法。电子邮箱: wangruonan33@163.com。原文题为 Two Steps Forward and One Step Backward: The Law and Psychology Movem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发表于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4, No. 4 (August 2000) pp. 457~483, 经作者同意, 本文译者首次将论文翻译成中文。本文获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基金支持 (项目号: Z-190-002)。

是正确有效的以及确保心理学的研究能够影响法律的重要和有益的方法。本文讨论了到目前为止，可能导致法心理学运动相对失败的十二个原因。在探讨它们，并反思为此领域带来一些成就的因素之后，本文还讨论了可能对确保法心理学领域持续的活力和影响力有所帮助的方法和策略。

法学和心理学融合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或许是一个冗长乏味的过程；但是，这是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它可能要求更多的耐心，而对于法学来说，这种耐心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①

当我们步入20世纪的最后几个月时，看起来已很适合回顾一下本世纪所经历的两次法心理学运动。我在波士顿发表此演讲，也是适当的。大约在一个多世纪前，地处波士顿的哈佛法学院耕耘了法心理学运动根苗赖以生存的土壤。一个多世纪前的哈佛大学，在查尔斯·爱略特(Charles Eliot)校长和法学院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②院长的指导下，三年制的法学院研究生课程已经开始。从一年制或两年制的学士项目变成要求学生在开始他们的法学学习前应拥有一个学士学位，这确保了法学院学生能有其他领域的正规(学习)背景——在很多情况下是学生有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位之后，再开始他们的法学院学习。^③

就在九十年前，还是来自哈佛大学的H.闵斯特伯格(H. Munsterberg)教授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在法庭证人席上》^④一书，他帮助种下了(后来)成长为最初法心理学运动的种子。不幸的是，如我将在下文解

① Cairns H.,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1935, p. 219.

② 另可译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郎得尔。

③ Ogle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Vol. 23, 1996, pp. 200~235.

④ Munsterberg H., *On the Witness Stand: Essays on Psychology and Crime*, New York: Double-Day, 1908.

释到的,闵斯特伯格教授的著作并没有被律师们或社会科学家们公开接受。并且,在一本支持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法学中发展的书中,凯恩斯(Cairns)把《在法庭证人席上》称作是“鲁莽、狂妄的小册子”^①。

虽然对 20 世纪法心理学的发展进行回顾是适当的,但是我决定将不仅仅愉快地列举出许多成就。^② 恰恰相反,我的目标是更为批判性地回顾,为的是从我们已做的以及未做成的事情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希望这样做,将能够帮助我们确保此领域在 21 世纪的持续发展和成功。因为本文是有几分讽刺,甚至批判的,所以将其置于 20 世纪后期法心理学领域取得一些进步的观点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三十年前,没有期刊刊载法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也没有美国法心理学协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③大会,被编入心理学摘要、广义主题与法心理学领域相关的文章也不超过 500 篇。美国心理学协会大会中关于法心理学的会议少之又少(如在 1965 年只有 1 次),美国法心理学协会才刚刚成立(在 1969 年印发的第一次成员名录中,列出了 101 位创设

^① Cairns H.,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1935, p. 169.

^② 鉴于篇幅的限制,我不便详述在法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在文章中我采用了一个绝对的批判视角,但是我绝对感激在法心理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在其他很多文章中已得到了印证(Brigham J., *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3, 1999, pp. 273~298; Grisso T., *A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15, 1991, pp. 213~231; Melton G. B., *Realism in Psychology and Humanism in Law: Psycholegal Studies at Nebraska*, *Nebraska Law Review*, Vol. 69, 1990, pp. 251~277; Ogloff J. R. P., *Law and Psychology: The Broadening of the Discipline*,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92;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Vol. 23, 1996, pp. 200~235; Roesch R., Hart S. D. & Ogloff J. R. P., *Psychology and Law: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1999).

^③ 关于美国法心理学协会的具体情况,参见托马斯·格瑞松:《美国法心理学协会发展史》,邓云成、韩旭译,载《边缘法学论坛》2012 年第 1 期。

会员），没有正式的法心理学研究生学位项目和联合培养学位项目。^①

虽然我们的成长，法心理学运动的发展，其发生是偶然多于计划，并且对法律制度产生的影响远比我们所相信的小得多。事实上，正如麦尔登（Melton）^②所述，法心理学研究（psycholegal studies）（或者无论你想要称呼“它”是什么）的课程并没有被特别好地策划过。在将心理学应用到法律制度的研究中，都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更不要说共同课程了。法心理学运动更多的是由心理学家们在推动，而他们常常只有少许的法律知识，并且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学科教育，对他们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研究和实践。直到最近，这一领域才发展出对法学和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整合方法。法心理学运动的成功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者的品质和多元化，以及把知识适用到法律制度的能力。尽管开展与法律相关工作的心理学家的数量是增长了，研究范围多少已被扩展，但法心理学运动，特别是在法学中，仍旧显得很模糊。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40%的美国法心理学协会成员是律师。^③ 而现今，很难找到为数不多，并且没有心理学博士头衔的律师成

① Generally Fulero S., A History of Division 41 (American Psychology Law Society) A Rock and Roll Odyssey, in D. Dewsbury, *Unification Through Division: Histories of Division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4,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1999, pp. 109~127; Grisso T., A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y-Law Societ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15, 1991, pp. 213~231; Monahan J. & Loftus E. F., The Psychology of La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1982, pp. 441~475; Tapp J. L.,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27, 1976, pp. 359~404.

② Melton G. B., Realism in Psychology and Humanism in Law: Psycholegal Studies at Nebraska, *Nebraska Law Review*, Vol. 69, 1990, pp. 251~277.

③ Fulero S., A History of Division 41 (American Psychology Law Society) A Rock and Roll Odyssey, in D. Dewsbury, *Unification Through Division: Histories of Division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4,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1999, pp. 109~127.

员了。^①

为什么我们应该在意我们的研究发现和工作成果影响到了法律呢？是因为法律在社会中有无处不在的力量。心理学要对社会有影响，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对法律有影响。鉴于法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和实践的广泛范围（使我们）对于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过程有更好且更精妙的理解，法学与心理学之间重叠之处是在不断扩展的。如同我们讨论过的许多具体问题，心理学的许多知识已经有很多为法学所用。^②

在本文中，我将讨论发生在 20 世纪的两次心理学运动。第一次发生在 20 世纪初到 1940 年左右间，第二次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持续至今。^③接着，我将回顾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60 年代这一“倒退”时期。在讨论“进两步，退一步”之后，我将提出十二个我们必须考虑、处理和观念上要修正的观点，以确保当我们跨过新千年时，法心理学领域不会再有另一次退步。

^① 虽然不能确定律师成员的具体数目，但是律师是不能成为美国心理学协会成员的。就其本身而论，美国法心理学协会（而不是第 41 学会）的成员整体都是律师成员。到 1999 年 8 月，全部只有 175 名成员。所以，即使所有成员都是律师（这是他们最不敢确定的），其所占比例也不足 7%。

^② Loh W. D.,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and Law,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1, 1981, pp. 314~355; Melton G. B., *Reforming the Law: Impact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1987; Ogloff J. R. P., *Law and Psychology in Canada: The Need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Canadian Psychology*, Vol. 31, 1990, pp. 61~73; Ogloff J. R. P., *Law and Psychology: The Broadening of the Discipline*, Durham, N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92;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Vol. 23, 1996, pp. 200~235; Small M. A., *Legal Psychology and 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 37, 1993, pp. 675~713; Tapp J. L.,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27, 1993, pp. 359~404; Wiener R. L., *Social Analytic Jurisprudence and Tort Law: Social Cognition Goes to Court*, *Saint Louis University Law Journal*, Vol. 37, 1993, pp. 503~551.

^③ 这里的至今，即本文发表的时间。

一、前进第一步:法心理学种子的发芽^①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共有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②

正如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当19世纪晚期法学教育从学徒制向大学制发展时,法心理学运动是很有可能发生的。^③正是在那个时候,法律学者们开始主张,为了全面地理解法律,必须审视和理解派生出法律并最终被法律

① 虽鉴于篇幅的限制,但仍需强调的是,呈现的历史回顾绝不是详尽的。实际上是我继续查找到了溯及20世纪早期,有关心理学家对法律有研究兴趣的文章和资料。更多的文献,参见 Brigham J., *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A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3, 1999, pp. 273~298; Cairns H.,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1935; Fulero S., *A History of Division 41 (American Psychology Law Society) A Rock and Roll Odyssey*, in D. Dewsbury, *Unification Through Division: Histories of Division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4,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 1999, pp. 109~127; Monahan J. & Loftus E. F., *The Psychology of La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3, 1982, pp. 441~475; Tapp J. L.,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27, 1976, pp. 359~404; Toch H.,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1.

② Holmes O. W., *The Common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81, p. 1. [美]霍姆斯:《普通法》,冉昊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③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Vol. 23, 1996, pp. 200~235; Stevens R., *Law School: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from the 1850s to the 1890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在本文前言中很多观点来自于 Ogloff J. R. P., Tomkins A. J. & Bersoff D. 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sychology and Law/Criminal Justice: Historical Foundations, Present Structur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Vol. 23, 1996, pp. 200~235, 我受惠于 Alan Tomkins 和 Donald Bersoff 对法心理学发展的深刻见解。

所影响的社会背景。^①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作社会学法学(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坚称……[对]社会变迁的经验观察,并用‘经验’代替伪逻辑”。^②尽管对司法意见(judicial opinions)的研究已经成为基于英国普通法之上的北美法律制度的基石,但仅仅这样,已不能充分“认知法律”了。事实上,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写道:“对于法律的理性研究……懂得法条的人可能掌握着现在,但掌握未来的人则是统计学与经济学大师。”^③除了这个著名引用之外,霍姆斯在他的一些见解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他的见解受到了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事实上,他采用“意志力”(volition)这一术语描述自愿行为——其实这一术语业早已被冯特(Wundt)引入心理学了。^④

跟随着法社会学的脚步,其他运动逐渐形成,它们也挑战了法律,这样

^① Friedman L. M., *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 (2nd e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Purcell E. A. Jr.,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3.

^② White G. E., *The American Judicial Tradition: Profiles of Leading American Jud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52.

^③ Holmes O. W., *The Path of the Law*, *Harvard Law Review*, 1897, p. 10, 469. 霍姆斯:《法律的道路》,张千帆、杨春福、黄彬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卷。

^④ Cairns H.,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and Co., 1935; Holmes O. W., *The Common Law*,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881.

使法律意识到社会与法律的种种“现实”。^① 这些群体，比如现实主义法学派，主张应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观点，来检视法律、法律程序以及法律决策。^②

如果说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性质方面的变化为法心理学运动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平台的话，那么早期心理学家的工作则致力于开创这一领域。尽管弗洛伊德(Freud)^③在维也纳向法官做的演讲中提到了借助心理学来解决法律问题，^④但一般认为雨果·闵斯特伯格是法心理学之父。闵斯特伯

① Purcell E. A. Jr. , *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Theory :Scientific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 Louisville,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3; Schlegel J. H. ,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Yale Experience, *Buffalo Law Review*, Vol. 28, 1979, pp. 459~586; Schlegel J. H. ,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The Singular Case of Underhill Moore. *Buffalo Law Review*, Vol. 29, 1980, pp. 195~323; Tomkins A. J. & Oursland K. , Social and Social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i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A Historical View and an Overview,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15, 1991, pp. 101~120; Twining W. ,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White G. E. , From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to Realism: Jurisprudence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58, 1972, pp. 999~1028.

② Kalman L. , *Legal Realism at Yale*, 1927—1960,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Schlegel J. H. ,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Yale Experience, *Buffalo Law Review*, Vol. 28, 1979, pp. 459~586; Schlegel J. H. , American Legal Realism and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The Singular Case of Underhill Moore, *Buffalo Law Review*, Vol. 29, 1980, pp. 195~323; Twining W. , *Karl Llewellyn and the Realist Moveme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3; Twining W. , Talk about Realism,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60, 1985, pp. 329~384.

③ Freud S. , Psycho-analysi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Facts in Legal Proceedings, in J. Strachey, ed. ,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9, 1906, pp. 103~114.

④ Brigham J. , What is Forensic Psychology Anywa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23, 1999, pp. 273~298; Tapp J. L. , Psychology and the Law: An Over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27, 1976, pp. 359~404.